

冬

阮籍夜中不能寐，可以起坐弹鸣琴；我不会弹琴又不敢扰民，因此深夜写写文章，怀念一些旧事。正在加州盛夏，我却偏要聊些与此时此景最不相干的冬天的回忆。

我出生在呼和浩特，塞外苦寒之地，冬天动辄零下二十度。父母总吹嘘自己当年熬过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，抱怨如今年年暖冬，小孩子们都受不了冻了，也是“一代不如一代”在全球变暖时代独有的变种。既然冬天够冷，小时候自然要滑冰，要打雪仗。我们院子里一大帮小孩子，从来没人有耐心堆雪人。我打雪仗时准头很差，但有一门绝技，可以包出很硬的雪球：摘了手套把一小团雪融化再冻成冰，外面再薄薄地裹一层雪。一般人随使用手搓一个雪球，没扔到一半就会散架，而我这种雪球打到脸上，简直是一个小冰疙瘩，砸的人生疼。话虽如此，因为包得太慢，准头太歪，我打雪仗的战绩还是很惨淡。到了高中时大家觉得课间十分钟打雪仗实在是不过瘾，干脆直接把别人往雪坑里扔，也是内蒙民风剽悍的铁证了。

打雪仗之余还可以滑冰，后来有人还兴建了滑雪场；这些玩法哪里都有，很难算是我的独家记忆。我们小时候却有一样格外奇怪而缺德的玩法：挨家挨户撕春联，然后点火玩。不光烧春联，我们把一切能烧的不能烧的都试过一遍，从一烧就有恶臭的塑料布，到楼道里别人家的蜂窝煤。放到现在抖露在微博上，恐怕各地公安火警都要来跨省执法了。冬天的主题自然是过年（还有寒假作业？），不过过年本身又可以写一大篇文章了。我不懂得把亲戚的压岁钱变成自己零花钱的小技巧，也不喜欢放炮，甚至没和同学在年夜去网吧通宵，在过年期间的存在感低到透明。（各位看官，前面压了个韵。）

上了高中，骑车上学要半小时之久，早上六点多出发时天色全黑，温度正是一天中最冷的零下二十多度。到了学校，摘下围脖帽子手套，才发现脸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，多半是骑车流的汗顺便冻住了。高中的郭校长有个爱好，喜欢看学生穿校服跑操，逼着大家脱掉羽绒服，穿着校服围着光秃秃的操场一圈圈跑，他自己倒是穿得暖和又气派。许多人躲在楼里不出来，校长还不辞辛劳地亲自喊话批评大家没有纪律，真是一片苦心。

高三那年冬天，我去考北大的自主招生。那年冬天格外暖和，一月初北京还一点雪都没有，未名湖结了半层薄冰，博雅塔在萧瑟的草木中伫立，实在算不上什么好景色。我们考试在文史楼，那时我还是个自以为“是真名士自风流”的高傲的东亚做题家，在面试里对各种不懂的话题都能侃侃而谈，简直都能去竞选美国总统了。考完以后，来自同一高中的学长请我们吃了顿松林包子，生煎包七毛一个，好吃。

后来的几个冬天都在大学过，只是过年回呼和浩特两三周。图书馆晚上闭馆放一首《回家》，大家从刷题或者水人人网的沉醉中缓过神来，慢悠悠地穿上外套回到寝室。有雪时，鸣鹤园与南阁北阁都有静谧之美，而未名湖上则有不少人乐此不疲地滑冰（摔跤）。还有同学试着走刚刚结冰的湖面，扑通一声掉了进去，一下子成了学校bbs的热点，同学们纷纷点评：“北大学生竟然无法判断湖面结冰，高等教育改革路向何方？”

再后来到了美国读书，加州没有冬天，大体上单裤加长袖就足够撑过去了。假期很长，我偶尔会去旅游，在纽约、洛杉矶、墨西哥的 Merida 都跨过年。不过上次见到国内的冬天，已经是2014

年初的事了。我并没有垂垂老矣，但是写出这篇回忆时才意识到，当时一起打雪仗、烧春联、穿校服跑操、在图书馆自习的好朋友们，都已经多年不见。于是这篇文章简直像上元宫女说天宝旧事，也真是（去）全球化时代的奇观。梁实秋后来写了许多怀念北平的文章，那时他困居台湾，自认为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却不愿这么颓丧，我相信虽然现在客居他乡，时间停滞大地静谧，总有一天我还是可以回去吃生煎包，羊杂碎与羊肉烧卖。到那时，我再来写一篇热闹喧腾的冬天的文章；或者也可能忙着热闹喧腾，没空写文章，那样就更好了。